

稿本《张香涛诗稿》考述

杨 峰

一、《张香涛诗稿》是张之洞的手稿

山东省图书馆藏《张香涛诗稿》(下文简称“诗稿”)稿本一册,不分卷,无总目。从其版式特点、所收诗文及其中的跋语诸方面来看,属之张之洞的手稿无疑。

此稿左右双边,红网格,半页九行,每行十五字至十九字左右不等,单鱼尾,版心下有“天香阁主人自制”七字。关于“天香阁”,张之洞的弟子许同莘在《张文襄公年谱》卷一“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公十二岁”条下有相关的记载:

诗文为塾师奖许,(兴义府署与试院邻。试院,赠公所建也。树石佳胜,有天香阁,尽见城东南山水。读书其中,袁所作诗文为一册,曰“天香阁十二童草”。……其后焚少作略尽。)①

“天香阁”处于兴义府署内,本是张之洞之父任职四川时所建,张之洞曾将少年之作命名为“天香阁十二童草”,《诗稿》又标有“天香阁主人自制”的字样,它和张之洞显然具有联系。

《诗稿》的封面左侧自上而下有“张香涛诗稿稚龢题”一行字,“稚龢题”三字明显较小,说明书名本由稚龢题写。书末有陈仁轩跋语一则,跋语下方有“悟溪陈仁轩印”朱文方印,陈氏跋语说:

张香涛先生之洞,余三姑丈闰涛之胞兄也。十六岁为顺天乡试领袖,幼负奇才,文名冠世,长膺疆寄,卓然一代伟人。披阅之下,诚制军少年二十六岁之佳作。世人皆惊香涛为天才,余则直以为奎宿再降人世,何其写作皆与东坡先生如出一手耶!光绪三十年冬月浯溪陈仁轩识。

陈仁轩或即“稚龢”,其生平难以详考,但此跋的内容则有文献可征。据许同莘《张文襄公年谱》记载:张之洞兄弟六人,张之洞排行第四,排行第六者为张之涌,字闰涛②。另据民国间《南皮张氏四门第十八支家谱》中张之涌小传:

①许同莘:《张文襄公年谱》,商务印书馆,1947年,第3页。

②许同莘:《张文襄公年谱》卷一,第4页。

“(张之涌)字闰涛,一字季仲,行六,三品荫生。……配陈氏宛平讳瑞麟公女。”^①由此可知,张之涌之配为陈氏,陈仁轩称张之涌为“三姑丈”确有实据。基于此点,跋语将《诗稿》归属张之洞所作也不应有误。

《诗稿》还有许多诗文可证明作者为张之洞,如《诗稿》中有《与侯敬溪论荐季艺堂书》书札一通,末尾落款处有“之洞顿首”四字,明确标识为张之洞所作。此札后有《贺子青阁部》七律二首,诗题下有注说:“吾宗自明以来官未有至二品者,故喜而有作。”子青即张之万,道光二十七状元,死谥文达,胡钧在《张文襄公之洞年谱》中说:“文达与公同出四世祖淮公后,长公二十八岁。”^②诗题下的小注亦有实据。另从字迹来看,苑书义等先生整理的《张之洞全集》第一册前插页中收有张之洞《致盛可荪》一文的手稿书影,文中的“之洞顿首”、“之”、“一”、“阁”七字在本段提到的书札和贺张之青千官的两首诗中可以找到,它们并非写于一时期,用笔稍有变化,但字的形体结构明显相似,可断定《诗稿》为张之洞亲笔。

《诗稿》在正文第一页右上角天头处有注说:“自庚申腊月起至壬戌四月止,共得诗九十七首”,张之洞在咸丰十年冬至咸丰十一年三月曾至济南人文煜幕,许同莘和胡钧都提到其师的这一经历,胡钧另有按语说:“公在济南作诗甚多。”^③直至今日,张之洞已刊行的诗文中描写济南生活的作品披露较少,《诗稿》恰好主要反映了齐鲁的风物、民情以及诗人南来北返途中的闻见和感怀,《诗稿》的内容与张之洞的经历十分相合。另外,《诗稿》中有“橘柚生云梦”、“布衣受人恩”、“上山采苦菜”^④古诗三首和《济南行宫海棠》律诗一首,已经被诸刻本所收,这四首诗与诸刻本在字句上有所不同,但大旨无差。

《诗稿》明显是作者手稿。其天头处的批注有些是别人的鉴评之语,有些则明确标有“自记”二字,如组诗“古风二十二首”其九“志士苦夜长”一诗,此诗有“曜灵逝不留,关河昏如磐”二句,天头处对“磐”字加注释说:“按唐小说‘黄昏风雨黑如磐’,今本多如此,‘黑’谓‘磐’,是‘磐’字之误,‘磐’黑石也。自记。”更为重要的是,《诗稿》中的大数篇目存在字句增删或改换现象,修改的痕迹随处可见,这都是手稿的特征。这也可由张之洞之子张燕卿的记述得以说明,张燕卿在跋伪“康德二年”所刻的《广雅堂诗集》^⑤时说:

先文襄公诗稿最初经袁忠愍昶辑刻为《广雅碎金》,后顺德龙伯鸢观察凤镡复刻于广州,始定名为《广雅堂诗集》。然先君自癸卯入京后时有删易,间于眉端加圈,至病革时不辍,即樊跋所谓“六十以后以理咏自娱”,盖于旧稿已多所改易,惟于年月先后未及排次。当时抄付石印仅数百

①张榛、张厚璋等:《南皮张氏四门第十八支家谱》,民国26年刻本,中国国家图书馆藏。

②胡钧:《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》卷一,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,1978年,第23页。

③胡钧:《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》卷一,第24页。

④《诗稿》中的古体诗都无诗题,此文所引取每诗的第一句为题。

⑤张之洞:《广雅堂诗集》,伪“康德”二年刻本,山东省图书馆藏。

部,分遗友朋,一时俱尽。原本在陈苍虬学部所,久经佚失。坊肆间有缩印翻本,迄今亦不多见。

据张燕卿所说,张之洞晚年对自己的诗作“多所改易”,《诗稿》恰好具此修改迹象。从上述诸特征来说,《诗稿》正是张之洞本人的手稿。

二、《诗稿》所收诗文概述

《诗稿》曾注明得诗九十七首。其实,除诗歌外,《诗稿》还收有《慎独箴》一篇、《水仙花说》散文一篇、信札二通、像赞一篇、座右铭六则,诗文共一百余篇。将《诗稿》与张之洞已刊行的诗作相比较,可知除前面提到的四首诗外,其它皆为《诗稿》独有。

根据《诗稿》正文首页天头处“自庚申腊月起至壬戌四月止共得诗九十七首”的批注,《诗稿》是他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之间的作品。咸丰十年八月,英法联军攻入北京,张之洞“感愤时事”^①,于此年下半年至济南,人文煜幕,次年三月北返。《诗稿》中的一百余篇诗文对于了解这一时期他的诗歌追求、性情经历和胸襟怀抱具有特殊意义。

《诗稿》中有一组二十二首的“古风”,这组“古风”处于《诗稿》的前端,它们应集中写成于咸丰十年,能比较鲜明地体现出张之洞早年的诗歌追求。总体看来,这组诗吟咏对象有两类:一是卞和、苏秦、荆轲、西汉黄门郎、丁令威、陶潜等历史或传说人物,二是云梦的橘柚、凤凰、兰蕙等香草美人。综览这组古风,它们或表现了张之洞的立身准则,或抒发了他对时局的忧思。如“卞生献璞玉”一首这样写道:

卞生献璞玉,荆王刖其足。有宝不自珍,理宜召侮辱。礞碱充彤墀,琼瑛委郊垆。贵贱天所为,岂在人重轻。猛虎在深山,藟藟不樵采。神物自有光,龙潜终无悔。

对于卞和遭刑刖、被刖足一事,张之洞认为原因在于卞和“有宝不自珍”,诗中以“神物自有光,龙潜终无悔”明志,既显示出诗人的自信,也体现出他立身的不苟。再如“修竹不结实”一首:

修竹不结实,凤皇常苦饥。引吭登朝阳,自惜光蔽蕤。郊原多白粒,回翔弃若遗。幸免矰缴加,骇怪理亦宜。时世爱文采,岂察中情悲。尼父操清琴,怜汝来非时。振翼凌八表,梧桐岂无枝。本性薄凫雁,焉用咨嗟为。

此诗写凤凰常处饥寒,但对不义之“白粒”弃之若遗,显示了“薄凫雁”的高洁本性,诗人对此的赞赏显然体现了他本人的追求。此外,“楚国有佳人”、“橘柚生南国”、“西方有奇花”、“陶潜爱秋菊”、“上山采苦菜”等也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他的这种心态,“楚国有佳人”一诗结末有“委身苟不慎,白首与之俱”二语,可谓其心志的直接表露。

^①许同莘:《张文襄公年谱》卷一,第6页。

张之洞生活于腐朽的晚清,对朝廷无能、吏治腐败的末世景象有真切的体验,他讲究操守,并非是希望隐居独善,而是要求有用于世。他对只重保全自己却冷淡对待世变的隐者们明确表示了不满,如“辽东丁令威”一诗说:

辽东丁令威,化鹤复来还。但有城与廓,未即变桑田。骨肉为异物,庐舍长榛菅。神仙非不乐,所乐谁与言。览涕尚不遑,岂暇开朱颜。何异冢中人,冥然饮黄泉。人生贵行乐,积金如丘山。朝猎蓝田陆,夜寓金谷园。常恐白驹速,奄忽委芳年。安能捐亲戚,窜迹烧神丹。舜跖同一丘,要在行所安。百岁返吾真,谁辨鬼与仙。茅山炼气翁,罔罔可哀怜。

在这首诗中,他既反对丁令威那样的神仙家弃捐“亲戚”、远窜世外的独善者,也蔑视那些只知享受而不能有所作为的享乐者,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。正是出于此种意识,他在组诗中对勤于民事而“尧瘦舜亦黑,伯禹成胼胝”(《玄岩冠白云》)的尧、舜和大禹等人表示了由衷的敬佩。与此相反,他评汉武帝时颇有不满之辞,《汉武祠太乙》一诗说:

汉武祠太乙,夜半候神光。百圣姗姗来,秋云垂玉浆。五利将军言,臣有不死方。汲黯老且拙,屏居淮之阳。仙药何时来,沧海空茫茫。民力亦已勤,帝乐殊未央。此人如长生,辟土尽八荒。

汉武帝为雄才大略之主,长年主持对匈奴用兵,但在当时又确实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困难,晚年他溺于求仙,为满足私欲而屏居直臣、信用奸佞,此诗显然有讥刺之意。张之洞后来被目为“清流”,与他早年这种究心民瘼、勇于任事的情怀难以分开。

《诗稿》还有助于全面了解张之洞青年时期的思想状况。张之洞是个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,不少论者认为他的思想比较保守,他的一些诗文也确实透露出某些保守性,如他的《学术》一诗曾说:

理乱寻源学术乖,父仇子劫有由来。刘郎不叹多葵麦,只恨荆榛满路栽。(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,文章讲龚定庵,经济讲王安石,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,遂有今日,伤哉!)^①

此诗仿刘禹锡《再游玄都观》而作,将当时的“父仇子劫”归罪于“学术”,对“文章讲龚定庵”的现象极为不满,大有“尽是刘郎去后栽”的轻蔑意味。然而,《诗稿》中有一篇非常特别的散文《水仙花说》,此文却告知我们,青年时期的张之洞曾明显受到龚自珍思想的影响,全文如下:

世人率爱水仙,然尝问其蓄养之法矣。及其磊落如拳时,朝旦辄盥以喷水,曝于南。荣叶既出矣,歧既分矣,视其不能为花者削去之。叶欲齐,欲不过二寸;花欲一向,欲出于叶表;末欲平出,欲疏密均如栉齿、如列戟、如掌。非是者弗善也。余偶从市中得一本,漫以湖泉,陶器拙质,又无文石壅

^①张之洞:《张文襄公全集》卷二百二十七,中国书店“海王邨古籍丛书”影印本,第1005页。

沙坳根,无向背暄凉洗沐之节,恣其茁长,不为节度。既花,或阴或阳,或偃或俛,或相骈俪,或相参伍;苞抑于叶,鄂承于跗,盖为歧有六而不荣者二焉。叶长□然助其披拂,似欹侧媚,不可名状。余对之而喜,自以为周人之璫也。过者靡不忻然,余喻之曰:“物以自然者为极,戕贼者为辱。且夫先施夷光之美,而必傅珍鬋,画眉妩,整襟而危坐焉,其足以移人者鲜矣。”以谗于人,未有是其说者。

京师人蓄盆梅者,蟠屈其枝干,使之斡旋固抱,团团如车盖,而截去其杰出者,尤可憎恶。盖所谓“疏影横斜”者之趣亡失尽矣!

此文与龚自珍的《病梅馆记》不仅写景造物相似,其精神内涵也有内在联系。此文主张“物以自然者为极,戕贼者为辱”,对水仙“疏影横斜”的自然之趣极为欣赏,这与龚自珍“纵之、顺之”、“解其棕缚”以疗治“病梅”的精神主张何其相似!《病梅馆记》针对“江浙”发论,而《水仙花说》直指“京师人”“尤可憎恶”的行为,其忧愤之深并不弱于前者。可以说,此文正为我们展示了他早年心灵的另一个侧面。

《诗稿》还有助于考见他在山东入幕时的经历和心态。关于张之洞抵达济南的具体时间,此前因资料不足,其门生故吏已难以弄清。许同莘在《张文襄公年谱》卷一的“咸丰十年”条下说:“□月,至济南,入巡抚文达公文煜幕府。”^①胡钧在许同莘基础上编著《张文襄公之洞年谱》时也只是约略言之,该书在“咸丰十年”条下说:“秋冬间至济南,入中丞文煜幕,即在济南度岁。”^②《诗稿》中的《庚申十二月如山东渡河》一诗对此则有许多帮助:

盗贼如毛草木愁,冲寒轻骑入齐州。

英雄不起曹东郡,空见黄河入济流。

由诗题及诗的内容可知,张之洞进入山东应在十二月份。此诗之后有《三齐》、《济南道中》、《见山》、《到济南口作》、《邹平道上》、《经缙县》、《过新城王文简公墓道即效其体》、《济南口号》、《腊月廿三日作》等诗,从这些诗的作中大体可见出他在山东的行踪,其中《腊月廿三日》一诗已写于济南,则他抵达济南的时间极有可能在十二月中旬。

自庚申十二月至次年三月,张之洞在山东境内生活有四个月左右,济南的大明湖、千佛寺、趵突泉等山水胜境往往入其笔端。他写趵突泉水势之盛说:“疑是蛰龙怒喷沫,银河倒注还复落。三孔相争不能平,日夜雷霆相激薄”(《趵突泉品泉》)。”写大明湖早春的美景说:“丰茸烟草明余雪,清浅湖流动绿萍”(《湖上漫步》)。”还描绘历下亭美景说:“鸥影白当户,水光青染衣。(《历下亭》)。”这些诗色彩明丽、描绘工致,使人如临其境。

然而,描山绘水并非他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调,他的诗更多充溢着对国势衰

①许同莘:《张文襄公年谱》卷一,第6页。

②胡钧:《张文襄公之洞年谱》卷一,第24页。

微、社会动荡的忧思,抒发了壮志难酬的激愤。自踏入山东境内始,他在《庚申十二月如山东渡河》中对“盗贼如毛”的混乱现实表现出极深的忧虑,在《济南行宫海棠》^①一诗中也写道:“鱼钥凄凉泺水滨,一株绛雪正愁人。柔条妍似初中酒,小萼秾如乍点唇。烟雨销残金屋梦,楼台望断翠华尘。即今正是东巡月,惆怅横汾一曲新。”此诗采用比兴手法,把海棠比作行宫丽女,含蓄地表现了对国力式微的感伤。此类诗作在《诗稿》中不下二十首,可见他对战争失利、清帝北狩之事感怀良深。他身感时局的艰难,真切希望能力挽狂澜的贤人出现,他在《春兴》中说:

东风满树起离情,又听传烽七十城。河上清人齐入壁,泰山都尉乍增兵。酒遇细雨逢花落,马上春愁见月明。泺水敞瘦原易得,横流何计却澄清。

由于“横流何计却澄清”的念头萦绕于心,这使他充满了对忠臣良将的渴求。他在《哀山东》里对勇于杀身的田横就表现了深深的敬重:“风雨昼冥时看剑,河山春尽更登台。侧身东望田横岛,怜汝纵横乱世才。”因良将难求,国乱未靖,这又让他心情怅惘不已,有时竟至于十分激愤。他在《上将》中说:“上将分旄钺,三齐幕府开。如何宋江辈,竟度穆陵来。路塞家书少,春残昼角哀。仲宣归未得,还上晏公台。”他在《罪言》中说:“七圣涵濡德,艰难在此秋。赍粮民叹盗,食肉将无谋。行在馥工部,勤王无晋侯。不堪登艮岳,花石夕阳愁。”他即将离开济南北返时,又在《漫兴》中说:“一声啼歇触幽怀,过雨园林长绿苔。落尽樱桃花似雪,天涯李白未归来。”这些诗作对无谋平乱、勤王无功的肉食者们表示了愤慨,诗中他又以怀才不遇的王粲、李白自比,委婉地表现了对功业无成的慨叹。关于他北返的原因,胡钧在年谱中说是由于“济南卑湿,苦患脚气,三月回籍”^②,细读其诗文,其中没有明确的内容说他不习于济南的气候,诗中倒是充满了浓厚的失望情绪。因此,在入幕生活中难有用武之地大概才是他离开山东的真正原因。

张之洞于同治二年中进士踏上仕途,他先入翰林,继作地方督抚大员,终为朝廷顾命大臣,敷历中外四十余年,每一个阶段都有许多震动世人耳目之举。相比较而言,他在入仕以前的生活相对平淡。然而,他的精神风貌却不会因是否入仕而截然分开。《诗稿》所收诗作止于他中进士前一年,这些诗文将他入仕前后两种生活联系在一起,它自然是认识张之洞的完整人生图景不可或缺的部分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

^①此诗已见于其它刻本,但字句有异。

^②胡钧:《张文襄公之洞年谱》卷一,第24页。